

如果形容一个人的眼睛是灵魂的窗户,那么眉毛就是窗户上高挂的横批。横批的姿态,是一个人内心的律动。

在发黄的故纸堆里,看到过不少关于眉毛的描写。那些眉毛的形态,是先人用文字使其栩栩如生得以浮现。

某日,山中树影婆娑里重读《三国演义》,看到了关羽的眉毛:“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卧蚕眉,一条大河两岸之上的芳草碧连天,让重情重义的关羽在天光云影中从天而降,这个美男子的深重呼吸俨然响起在耳畔。一双卧蚕眉的人,情深如海,所以才有了华容道上放走曹操的一幕。我想像横刀立马的关羽闪开一条道,闭上那一双丹凤眼,卧蚕眉微微耸动,内心也曾有过波涛汹涌的搏斗,最终情感占了上风。

在《三国演义》里,我还隐隐看到了两个女神悠悠颤动的美眉:“江东乔公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罗贯中先生没有对这两个姐妹花的眉毛作描写,但闭月羞花之态,我已经望见了水墨江南的烟雨中,她们如三月春风里柳叶翻飞中铺开的软淡柳叶眉。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中,一场流传历史的大战在火烧云奔中酝酿,小乔的扮演者林志玲陪羽扇纶巾的大将军周瑜在军帐中爱语呢喃,让这场即将在烽火连天中燃起的大战有了一丝轻松的释放,而林志玲的眉毛,也是柳叶



鲁迅先生(资料图片)

眉目之间

□李晓

般酥软清淡,她让我对小乔的美好想象重叠了,相逢了。

若古代的文人们穿越归来,我最愿意交往的朋友是苏东坡。在苏东坡一生波诡云谲的命运中,他一直笑看长风浩荡中的云卷云舒。有一个画家畅游苏东坡的文字海洋时,红日一般浮现出了一幅苏东坡的画像:头戴子瞻帽,着深衣,脸型瘦长,颧骨高凸,胡须飘飘,眉梢微微上扬,与眼睛间距稍大,身体健壮,骨肉匀称,棱角分明,气场强大。有人做了对照,画家的东坡画像与清代叶衍兰、朱野云版有着一脉相承的惊人相似。我最关注的,是东坡先生上扬的眉毛,那是他逆风飞扬豪迈旷达的人生姿态,眉毛与

双眼的间距比常人宽,显出他沧海横流的博大襟怀。

鲁迅先生的眉毛,如他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粗黑隆重,如山里带刺的荆棘丛。在各个年代的鲁迅肖像中,我打量过他的眉毛,苍凉凝重眼色中的眉毛,很多时候是深锁着的,眉心拧成一条竖纹,这与他凛冽之气中的如刀噬骨文字,是气象相投的。说一个眉毛粗黑的人,一般洞悉力都较强,好比一盏探照灯,在漆黑矿井中发出的光芒。鲁迅先生烛照史册的文字,对人性的穿透描写,那些经典形象也如浮雕般屹立。唯有一篇当年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让如慈父的鲁迅形象有了一丝和蔼轻松:“鲁迅先生

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笑得咳嗽起来……”这生动的描写,似乎推翻了我对鲁迅先生一贯深沉严肃的印象。不过,我想在鲁迅一生中,他这样的生活也是昙花一现的瞬间,于最亲近的人面前,像一条怒潮翻涌的大河,在清风月夜里平静舒缓。

有一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博物馆看到了用石膏制作的鲁迅遗像,这个石膏遗像上粘了从鲁迅先生遗体上拔下的20根胡须和两根眉毛。我睁大眼睛望着那两根眉毛,鲁迅先生的样貌,在眼前袅袅浮现。我在鲁迅先生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在黄浦江边打量这座百年都市,心中有风云滚滚来。

老镇的屠夫孙老二,我以前观察过他的眉毛,浓黑剑眉,当然也能镇得住场子。去年,我回老家,看到他捧着一碗饭在屋檐下缓缓吞咽。他的嘴里已没了几颗牙齿,与我打招呼时,也有些漏风。他的眉毛稀疏发白,软软地耷拉了下来。在一个小镇上坚持读书与写作的老周,吃山泉水做的饭菜,我见他丝绒般的疏朗双眉,如蝴蝶的触须般柔柔隐入两鬓。在深山林海青瓦屋里生活的侯大爷,今年96岁了,我见他高凸眉骨上的白色寿眉,远远望去,犹如山上的皑皑积雪。

眉上展河流,河流里投影着命运里的千姿百态。眉上望风云,风云里起伏着命运里的万水千山。

脚步放轻再放轻
在林间,在田埂
映山红举着火焰的英气
豌豆花低垂着眉眼
大山把魂魄分给映山红
她就把整面山坡喊醒
阿婆把希望寄予豌豆
她就把田园点亮

刺花的香沁人心脾
细碎的白,藏在叶间
像故乡欲言又止的叮咛
而油桐花清灵如水
一朵一朵睁开星眸
散落在山梁,在转弯的小径

镜头一次次俯身
对焦,屏息,定格
却框不住这漫山的呼吸
脚步一次次流连
转身又回头
欲牵住每一寸泥土里
住着不肯离去的春天

◎食野菜

掐下山柴胡的嫩尖

扯一把鱼腥草的根叶
还有苦麻菜的肉身也捆绑回家
用一锅开水
焯掉他们的山野之气

原来记住春天也是需要
这般杀青的
水沸上来的时候
我仿佛听见山坡也轻轻叫了一声

捞起、过凉
刀锋切断的瞬间
苦味从断面渗出
像那些年母亲咽下去
没说出口的话

拌上盐、蒜末、一滴麻油,几滴香醋
白瓷盘里堆一座小青山
数次拌和搅动后
第一筷是柴胡的清爽
第二筷是鱼腥草的脆响
第三筷是苦麻菜的柔韧
它们不再倔强
却把整个春天的筋骨
留在了齿间
在喉咙里长出一小截
故乡的根

春天来了,我在宣汉等你

□陈永东

春风吹过巴山
我在月亮坪的林涛里等你
树冠云廊盘旋
连着莽莽的丛林密集
知青林小道蜿蜒
串起百鸟的叽喳嬉戏
罗家坝的陶罐
盛满三千年月光
每粒稻壳都裹着祖先呼吸

春雨漫过州河
我在洋烈水乡涟漪里等你
山岚蘸着碧波的水
写一封潮湿的情书传递
风雨桥上谁的脚步
惊醒了冬眠的鱼
竹枝词广场的石板
回响着历代先贤的诗句
等你赴一场巴山夜雨

春草把山野染绿
我在大峡谷地质褶皱等你

岁月的誓言凝固成石壁
薜草锣鼓把鱼泉河敲成碎玉
悬棺悬不住巴人的传奇
土家的号子
是巴人血脉里跳动的鼓点
白虎的图腾在云雾中低语
宣汉的胸膛
藏着一部未写完的史诗

春晖照耀蒲城
我在宣中的钟声里等你
青春如鹰隼
掠过这芳草地
黑板的字迹
是未拆封的录取通知
老师们在宣汉的星空下
搭起通天的人梯
如今桃李成蹊
枝头挂满远行的行李
红色纪念馆的玻璃柜里
褪色军装与课本并肩而立
等你一起续写下一页故事